

何
新
国
学
经
典
新
考
丛
书



诸神的 起源

第二卷

论龙与凤的
动物学原型

何 新 著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何新国学经典新考丛书

诸神的起源

第二卷

论龙与凤的动物学原型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诸神的起源·第二卷, 论龙与凤的动物学原型/何新
著.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8. 5

ISBN 978 - 7 - 80219 - 361 - 1

I. 诸… II. 何… III. 神 - 研究 - 中国 IV. 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7187 号

书名/诸神的起源 第二卷·论龙与凤的动物学原型

ZHUSHEN DE QIYUAN DIERJUAN · LUN

LONGYUFENG DE DONGWUXUE YUANXING

作者/何新 著

出版·发行/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玉林里7号(100069)

电话/63292534 63057714 (发行部) 63053367 (总编室)

传真/63056975 63055259

E-mail: MZFZ@263.net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32开 880毫米×1230毫米

印张/10 字数/224千字

版本/2008年8月第1版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刷/河北霸州福利胶印厂

书号/ISBN 978 - 7 - 80219 - 361 - 1/K · 81

定价/25.00元

出版声明/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鳄鱼·太岁神像

周代“兵伯（辟）太岁”铜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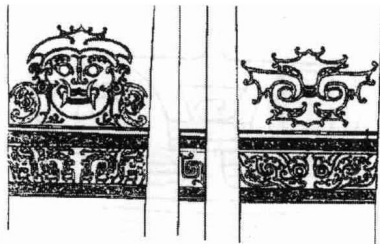
何按：太岁即太一、蚩尤。图中神怪脚履日、月，右手操虹蜺，左手操蜥蜴，座下有龙神即鳄鱼，双耳饕蛇。铜戈有铭文曰“兵辟太岁。”辟，通伯，君主也（说见《尔雅》）。兵伯，即兵主，兵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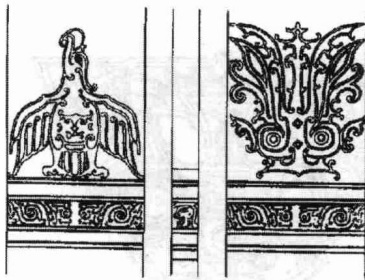
太阳·商羊之神

(采自《商周青铜器纹饰》)

何按：神像头上有太阳纹，神像羊角、人面、鸟身。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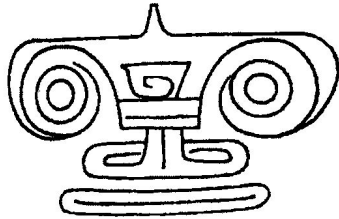


3

传世龙山文化玉圭上的太阳鸟图像

1、2.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玉圭

3.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玉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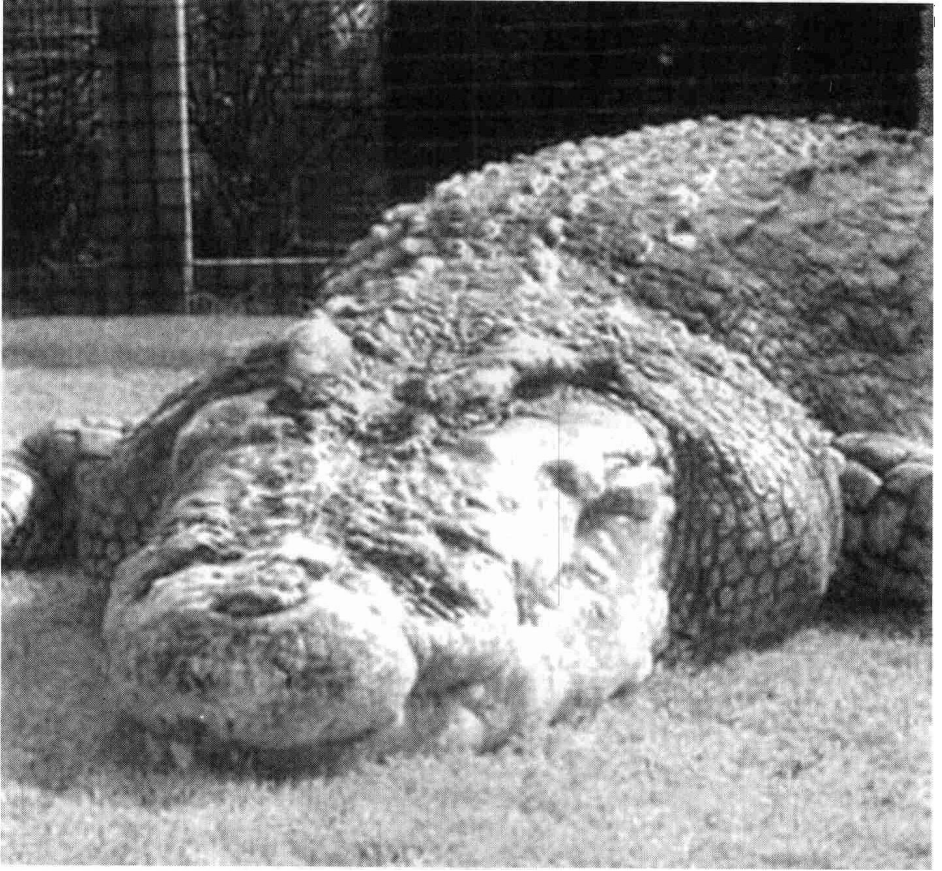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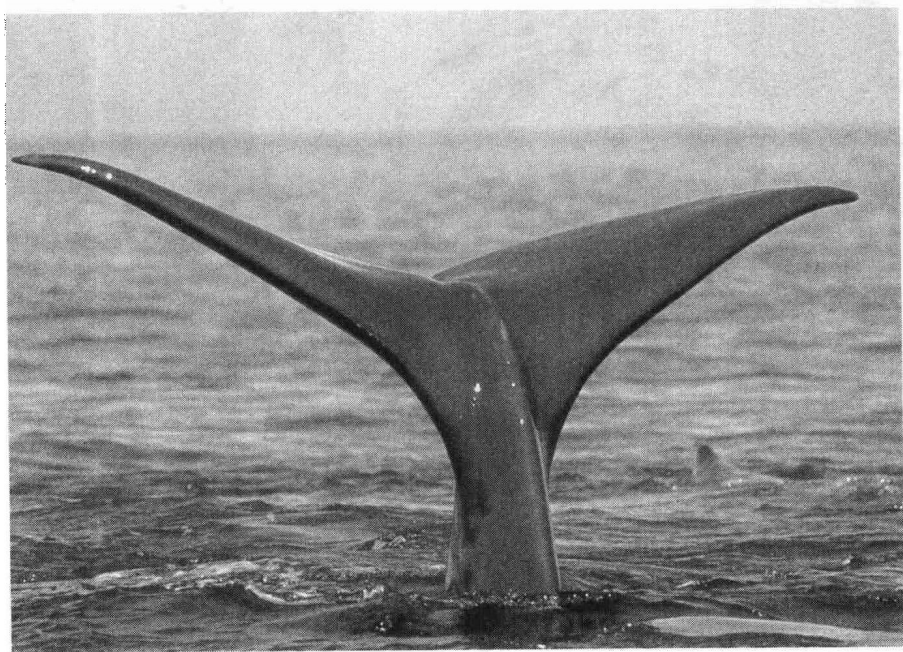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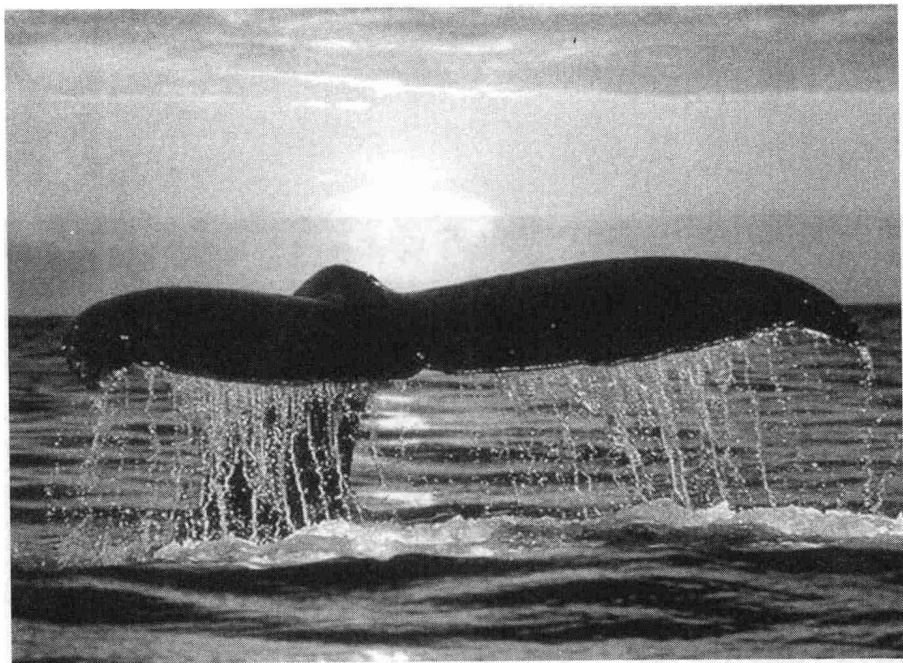
2

良渚文化玉饰上的太阳鸟图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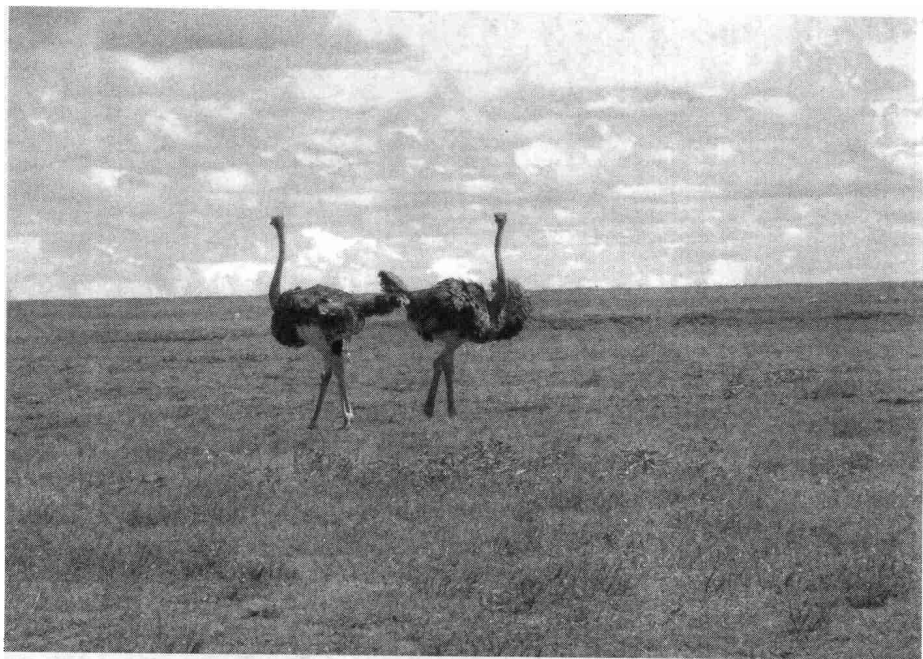
1. 浙江余杭反山墓地出土半圆饰形玉饰
2. 浙江余杭瑶山墓地出土玉牌饰（图中含有内外两只太阳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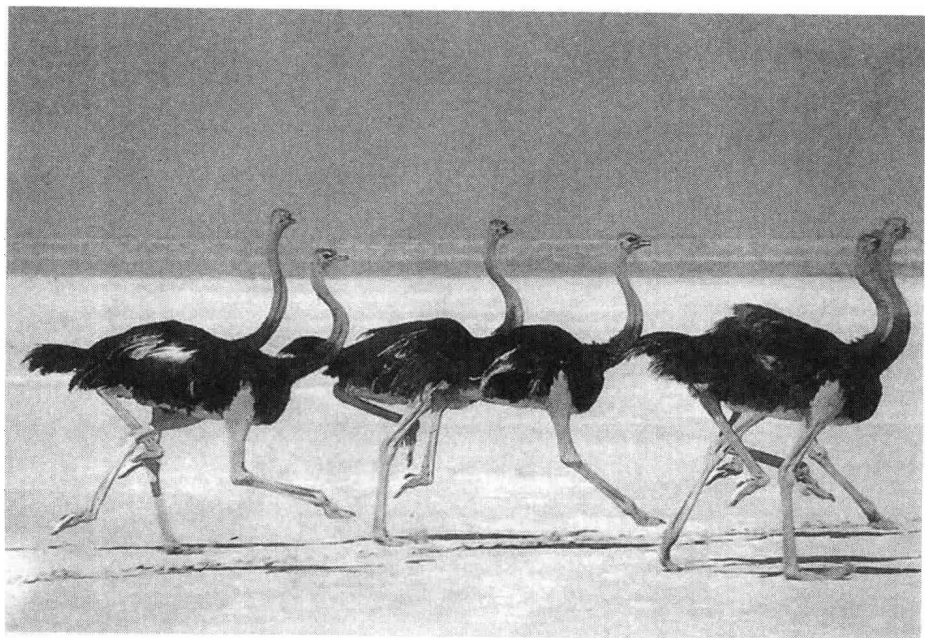
鳄鱼头有角
巨鳄头部眉骨角状隆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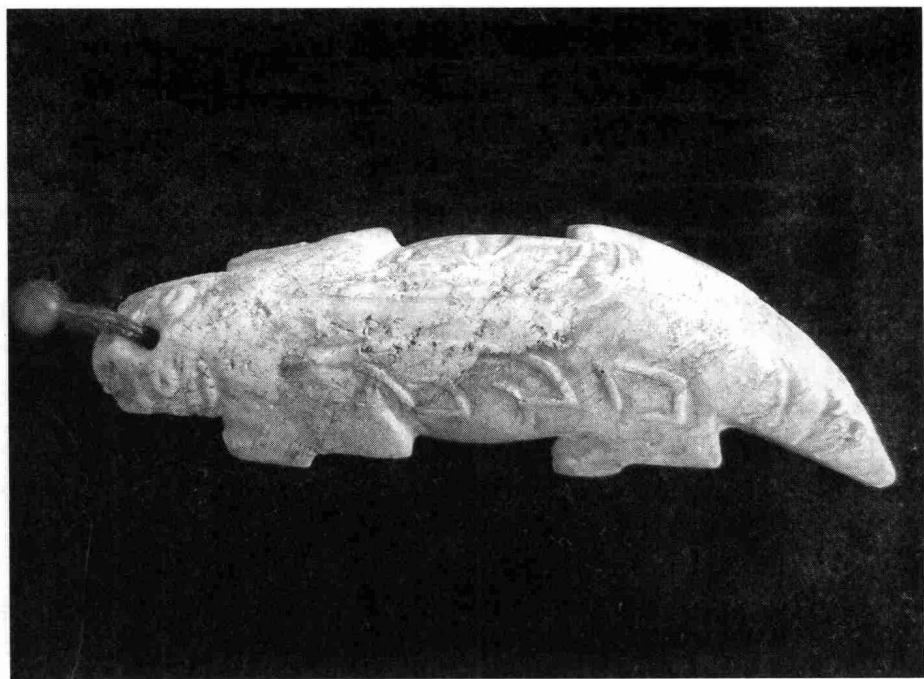
鲸鱼：海鲲展翼



草原上的鸵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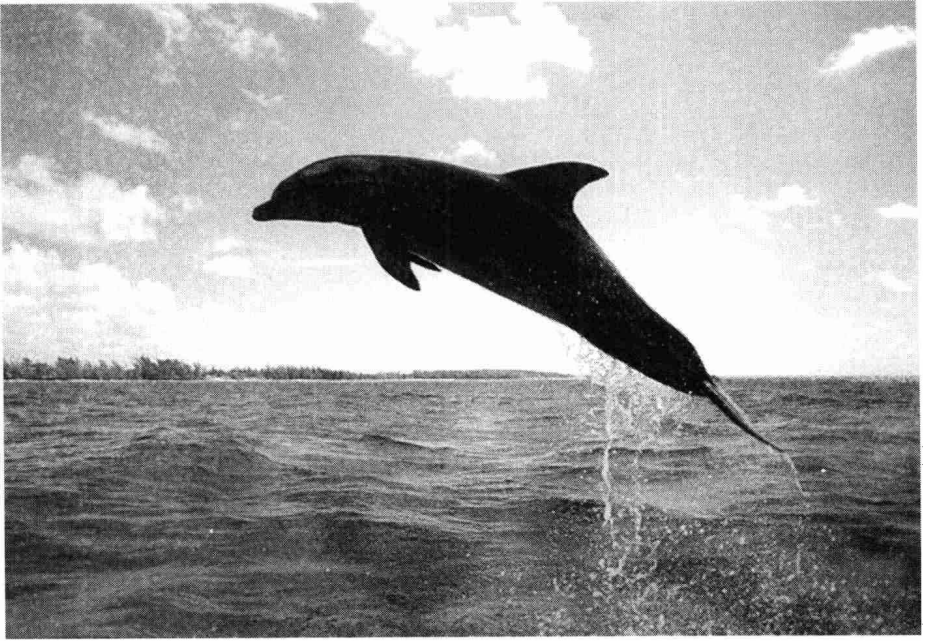
凤鸟：鸵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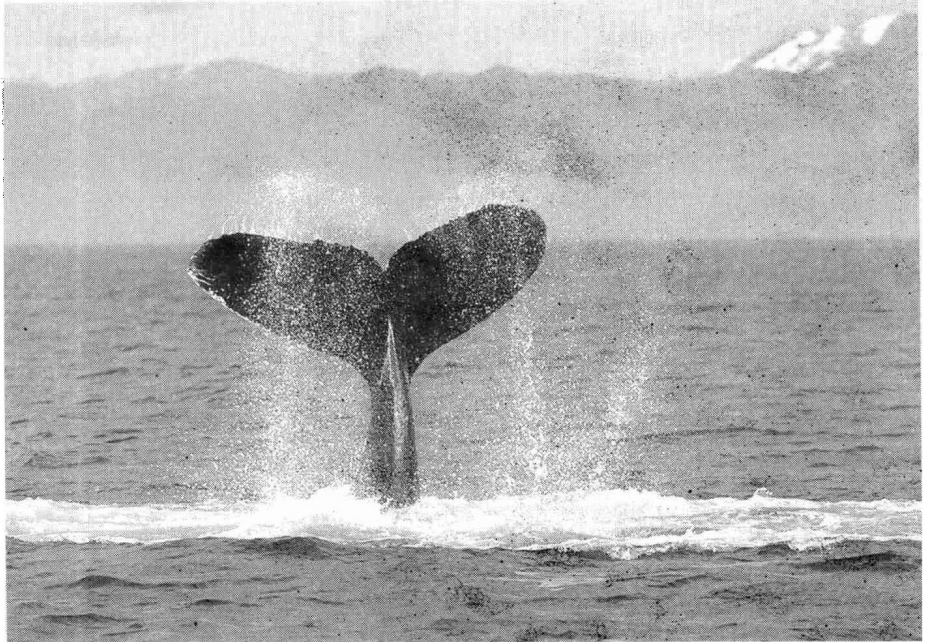
红山兴隆文化：玉鳄鱼



凤鸟：鸵鸟



海鲸飞腾（《庄子》中的海运神鸟鲲鹏）



海鲸展翼

新版序

这一套书之前身原名《何新古经新解系列》，2002年1月由时事出版社出版。后来有所修订、增补，编为《何新国学经典新解系列》，于2007年1月出版。

这些书实为笔者中年时代（1985—1995）之著作，其基础是作者研读旧学之札记。诸书之考释写作于不同时间，舛漏笔误在所难免。此书虽经多次出版，出版后也颇受读者欢迎，但因目衰事繁，未能认真从细校订，即付之梨枣。所以前两版中，间有失误。虽然每一次新印皆有所修订，然而由于事务纷繁，始终难以一字一句从头通读，作彻底的细密校订，力不从心，殊多遗憾。

此次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决定重新编辑、出版这一套书，易名为《国学经典新考》系列丛书。我至为感谢社长杨瑞雪女士，下大决心施大功德，延请专家及好编辑、好校对，对全书细加审订，种种失误一一指出，从而得以详加审订及校补。

这套丛书实汇聚笔者近三十年间对经学、朴学之研究成果，其中不同于前人之新见异解殊多。但是，学无止境，生有涯而知无涯。补正了这些失误缺憾，难免仍有新的不足，仍须有所请益于来者及通人也。是为序。

何 新

2008年7月18日

序 一

(一)

我对龙凤神话的基本观点，是不同意近几十年来那种流行甚广的说法，认为龙与凤都是出自先民无中生有之虚构而塑造出的两种神话动物。

在传统的观念中，远古的文化似乎完全是野蛮、愚昧而简单的，但根据现代人类学者的实际考察研究，所谓“原始文化”在复杂和发达的程度上，实在并不亚于现代。尽管他们在某些科学、生产力和技术上远不能达到人类后来的发展水平，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观念上、在抽象思维的能力上、在对宇宙整体逻辑的把握上、在工艺技术和许多个人技巧上，不能或未曾达到极高的水平。

另一方面，人生与地球上一些难解之谜，以及飞碟、百慕大神秘区域与泛宇宙文明的可能存在，也正在使人类学者有必要重新审慎地估价古代那些关于宇宙自混沌中诞生、星中有神、地球之外别有文明，以至远古时代有人能升天腾云的奇异传说，而不能再一概将其看做没有根据的天方幻想。

实际上，这也许就是 20 世纪在精神上，与近代启蒙及 19 世纪的自然唯物主义精神的重大区别之一。20 世纪特别是本世纪后期的哲学与科学，在新的观察、实验和理论水平上，试图重新理解与估价人类精神——宗教、哲学、科学与世俗精神中的神秘主义。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精神倾向的又一次深刻转变。

在下一世纪中，我们可能将不得不改变、转换我们原有的科学和宇宙观察范式。从而采用一种能容纳超地球文明、一个超越常规物理学的新宇宙框架，以至一种新宇宙观念的框架。我们可能也不不得不在新的文明层面上，重新认识和估价远古时代的神秘主义和许多神话，重新估价宇宙的发生原因和存在根据，以至重新估价人类及其文明，特别是曾经使现代人如此自负的近、现代文明，在宇宙中的真实地位和意义。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现在有必要对远古神话以至古代某些宗教体系的价值和意义，给予全面的重新认识。

(二)

在本书中，我试图从与前人不同的若干审视角度，重新分析和解释古代的文献和考古文物资料。在这里，我所尤其重视研究的是古代语言中的语音及语义的演变。我以为，通过这一研究，往往可以导致对于古代文献的重新理解和阐释。

我深信，这种通过语言分析（尤其注意分析保存在古

文献中的活语言即口语材料)，来建构新的理解和解释的方法，不仅可以应用于神话学上，而且可以开拓当代人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全新认识。

应当指出，本书中的一些结论，不仅对于读者可能是新鲜的，甚至对于作者也是新鲜的。例如，判定上古所谓龙的真相实际是指鳄鱼、蜥蜴一类爬行动物（但亦包括某些两栖动物如蝾螈）；判定凤凰的真相是指鸟类之王——大鸵鸟等；都是千古之谜，而发前人所未发。

尽管早在我之前很久，已有学者（杨钟健，一九五七）从比较生物学的角度，猜测过龙与鳄鱼的关系。也有学者（顾颉刚，一九二六）暗示过大禹、龙等可能来自蜥蜴，但由于上述假定均缺乏更进一步的坚实证据，所以当时它们几乎相当轻易地即被反对者否定了。

尽管我的观点也曾经遇到强大的反对力量（目前也还有不同意见），但我关于龙的原型来自远古的湾鳄、鼉鳄及蜥蜴类动物这一假定，由于能够得到文献与考古文物等多方面证据的支持，实际已被相当多的人所接受。如果进一步考虑到龙的古音读若王、鳄，另一种古音则读作“虫”（见陈第《毛诗古音考》），伏羲别名“羲俄”，语通于蜥蜴，而“蛇”字的异音读作鼉、亦读作蜴，实际在语源上与鳄鱼、蜥蜴被归于一类。在日语中，鳄鱼读音近“儿娃”，即汉语之“鲛鲑”，亦即娃娃鱼、鲵鱼。又鲑/王音转，转通蜗、媧，又转通蟒、龙，鲛鲑实即鲛龙之转语。

龙、老虎均有古名“大虫”，而老虎在上古语言及艺术

中更常与鳄鱼列为同类（古代常以“龙虎”联称）。那么我们对上述结论的坚实性就可以有更强的信念。

近年来的中国学术界，有一股崇尚玄谈的风气。在本书中，我所遵循的却是传统朴学的实证主义，我欣赏胡适所提出的“大胆假定，小心求证”这八个字。由这本书中，有心的读者也许可以获得这样一个认识：尽管近年有那样多的朋友喜欢信口侈谈中国文化的长长短短，但实际上在微观方面，放言高论者不妨扪心自问一下，对于中国文化在其漫长历史中所曾呈现的丰富多彩的复杂形态，究竟有多少真正切近的了解和认识？我主张，与其空谈文化的形而上学，不如切实深入地做一些具体的微观研究。这也正是我近年来追求的方向。这一本书，即是实现这一追求的一点微小收获。至于书中的立论是否都经受得住历史的检验，自不妨留给历史去做验证。

（三）

我对于龙凤真相的动物学和文献语言学研究，正如我在《诸神的起源》中对中国古代太阳神和生殖神的研究一样，还暗舍着一个此前我一直未予道破的潜在涵义。

我的研究证明，龙的真相是鳄鱼神，而凤的真相是鸵鸟神。考古学者知道，这两种动物至今在西亚和北非仍然存在，而在上古则也都是受到崇拜的神异动物。实际上，就我个人来说，我一直倾向于相信，太初的人类文明具有一元性的起源，这个起源地就在今日亚、非、欧三大洲交